

黔西北彝文獻中所見之彝族譜系

溫春來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彝族是中國政府劃定的56個民族之一，主要分佈在川、滇、黔、桂等省區，其中黔西北¹是主要聚居地之一。黔西北彝族擁有自己的禮儀制度與政治法律傳統，曾建立過水西與烏撒兩個君長國，至遲在南宋時期，君長國的統治者們已開始使用彝文來撰寫文書公文。²1930年代，著名學者丁文江在當年水西君長的駐地——今大方縣搜集到《帝王世紀》、《宇宙源流》等彝書，加上從雲南、四川搜集的彝籍，彙編成《爨文叢刻》。³解放後，畢節地區成立了彝文翻譯組，專門負責搜尋、整理、翻譯當地彝文古籍。截止至1997年，據不完全統計，黔西北地區共發現6,000餘部彝文古籍，僅翻譯整理出113部，227卷，共2,600餘萬字，出版了其中的90部，共1,400餘萬字。⁴其中包括被學術界廣泛徵引的大部頭巨著，如《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113與6,000的對比表明，現在翻譯整理出的彝籍僅僅是冰山之一角，並且6,000之數遠遠未能涵蓋黔西北曾經擁有的彝書數量——大量的彝文獻已經在1950年代以後由於各種原因灰飛煙滅。⁵

黔西北彝書的內容主要包括：譜牒、創世及萬物起始的神話與傳說、祭祀與占卜經書、歷史記錄、政治制度、賦稅冊、天文曆法、文藝批評、英雄史詩、情歌、民間故事、編譯著作（如用彝語編譯的《西遊記》）等等。此外，在田野鄉村，還有為數眾多的碑刻、岩刻與墓誌。本文擬對彝文譜牒作一簡單介紹。

父子聯名譜

在黔西北彝人的歷史記憶中，最早的祖先是篤慕，他有六個兒子，即彝族的六祖，他們的後代形成了武、乍、糯、恒、布、默等六大支系。彝族的譜書往往利用父子聯名制的形式，將世系上溯至篤慕、六祖之一或六祖之後的某位祖先。

例如：

布祖弭克克，弭克克為一，克迫默為二，後裔默遮俄索（即烏撒的締造者——筆者）。

德阿木為一，木默遮為二，默遮俄索三……曲阿婁為十。

婁濮野為一，濮野阿菹二，阿菹阿舍三……阿乃哪洛十。

哪洛阿詩一……⁶

這是烏撒君長的世系系譜，從弭克克一直到末代君主共五十餘代。子名前連結父名的最後一個或兩個音節，由此而形成了代代相連的父子聯名制。十代為一節，之後又從一世算起，其中的承結關係是一目了然的。極少數譜系並不十代一轉，如《彝族源流》所載水西君長世系：

篤米俄（即篤慕，六祖之父——筆者）一世……洛阿勺十世。勺阿默十一，……魯代額非八十三，額非恒宗八十四。⁷

父子聯名制的記譜方式並不意味著彝族譜系總是單線的，雖然在彝書中很少看到漢人家譜中那種複雜的樹枝式系譜，但不少譜書還是記載了兩支以上的譜系，如《乍氏源流》：

米雅苦一代，苦雅竇二代……阿婁乍五代。

乍雅苦一代，苦雅偉二代……紂竇阿吉八代。紂竇阿吉為君，紂竇阿得為臣，乍阿立為布摩。這三賢時代，建主篤祖祠，用兩條大牛，設鶴形祖祠，設鵲

形靈位，以松象徵天，以桃象徵地，以額居陽位，以索居陰位，男祖居鄂位，女祖居莫位，設置祖靈位，按順序供奉……君臣各一位，布摩史官各一，都各司其職，實在是這樣。

乍雅摩一代，摩阿祖二代……西部的乍氏，境首人成千，境中人上萬，境末連著阿得葛，就是這樣的。

米雅苦一代，苦雅卓二代，卓雅待三代……⁸

乍雅苦與乍雅摩是兩兄弟，係苦雅竇的後代，而苦雅竇又與苦雅卓是兄弟，都是米雅苦之子。《乍氏源流》記載了米雅苦之後的三支系譜。

彝書一般不注明作者及寫作時間，並且通常不會用紀年的方式來敘述歷史事件。彝人對歷史的時間定位主要通過追述世系，因此有很多譜系夾雜著敘事，或者說敘事中有譜系，例如上文所引的《乍氏源流》。當然，也有的彝書是單純敘事，沒有譜系。

女性譜系

在傳統的彝族社會中，女性並不僅僅是男性的附庸，她們可以參加各種公共事務，甚至出任君長之職。⁹如幾百年間倍受士大夫們推許，直到今天依然受政界、學界高度評價的水西君長奢香是女性，此外反抗元朝的蛇節、歸順明廷的烏撒女君長實卜等在歷史上都曾鼎鼎有名。

與男尊女卑觀念的淡薄相應，彝族的家譜不僅記錄男性，同時亦記錄女性，女性譜有多種形式，一種可稱為「母譜」或「妻譜」，以男性父子聯名制世系為中心，將他們的母親或妻子的名字、出身記錄下來，這其實也是一種男女混合譜，是最常見的女性譜系。如《君代母系》：

忍額佐的女兒，名額佐能冬，是腦雅洛的母親。恩雅葉赫，是洛雅杓的母親。細額能仰，是杓雅默的母親。顯額味錄，是默阿德的母親。魯歹妥的女兒，

名妥雅尼套，是德阿施的母親。……¹⁰

一種是奶奶—兒子—孫女型的譜系。《關於母系的敘述》稱：

婁額能冬出嫁，住在旨布那額，是策耿紀之母。耿紀婁哎出嫁，住姆雅蘇底，是格傑傑之母。傑傑珠汝出嫁，住且耿博委，是知那那之母。那那臥色出嫁，住姆雅蘇嘎，是竇赤叩之母……¹¹

從這種譜系還可推知，父女之間亦有聯名關係。還有一種母親—女兒型的譜系，除了母女不聯名外，和通常的男性譜系已沒有區別。例如：

尼堵珠汝出嫁，住點默俄嘎，是大額味汝之母。大額味汝出嫁，住抹耿苦勾，是阿諾嚕吐之母。阿諾嚕吐出嫁，住畢傑俄委，是阿布蘇克之母。阿布蘇克出嫁，住叟苦俄委，是阿維汝歹之母……¹²

與女性入譜相應，筆者在黔西北彝族鄉村調查時注意到，祠堂中的神主牌或靈桶中亦有女祖先之名。但筆者始終沒有發現母女聯名式的譜系，並且一些女性譜其實依附於父—子譜系，這說明男性還是處於比較中心的位置——出任君長者同樣以男性為主，女性君長往往是繼承了丈夫的君位。

上文簡要敘述了黔西北彝族的記譜傳統，這些傳統在清初開始遭到破壞。康熙三年（1664），吳三桂率兵進攻黔西北，摧毀了彝族的政治結構，設置流官政權，將黔西北置於王朝的直接統治之下。黔西北的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開始發生深刻的變化。放棄本族記譜傳統、採用漢人記譜方式、取漢姓、讀書應舉、建立漢人式的宗族與彝漢合璧的祠堂等逐漸變得流行。筆者曾在大方縣普底彝族苗族白族自治鄉做過調查，當地最具聲望的大族是黃姓，早在乾隆三十九年（1744），黃繼便用漢文並採用漢人譜書的模式，撰寫本族的圖譜，筆者翻閱成書於道

光年間的《黃氏家譜》，除了對男子的配偶貫以「x氏」之名外，其中已沒有女性的位置。但其它一些彝族的漢文家譜尚保留有較多彝族傳統，《楊氏支譜》（畢節）載：

一世，考：穆阿臥（彝文略，下同）；
 妣：倫元。
二世，考：臥阿燁；妣：都素……
五十二世，考：隴智隴格；妣：奢樂
 ……
五十五世，考：阿玉阿姑即奢展公；妣：
 龍氏
 考：阿玉位基即化龍公；妣：安氏
 ……
鎮西支派：
楊德妻氏 生子四長其福次其祿三其策四
 其賢
其福妻氏 生子二長天欽次天釗……
天釗妻氏 生子長紹清次紹濱三紹溥……

楊氏對遠祖的追述全部源自彝文譜牒，同前文所引的彝文譜系相較，可以看出族譜編修者在形式上作了不少變動，從中可看出漢人記譜方式的影響，例如考、妣名稱的出現等等。五十五世阿玉阿姑與阿玉位基被稱為奢展公、化龍公，似乎已有漢名，這有可能是後人所取。自阿玉阿姑、阿玉位基之後，彝名消失，只有漢名，且母系的名字不再出現，只有「x氏」字樣，女兒則根本不上譜。¹³

小結

經過改土歸流以來幾百年的社會變遷之後，今天的研究者若能妥善利用彝文獻並結合漢文材料與田野調查，就有可能瞭解黔西北彝族自身的許多傳統並進而揭示這些傳統與中央王朝的制度與禮儀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彝文獻無疑極大地擴展了研究者的視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彌補漢文獻的不足乃至糾正其錯誤。但今人在利用彝文獻時也面臨著許多困難，首先，除部分金石材料外，彝文獻一般未標明作者及著作時間，其次，

彝文獻大都用五言的形式寫成，許多敘述極為簡略和隱晦，跳躍性較大，並且雜糅著神話與傳說。因此只有在充分掌握大量的彝、漢文材料，諳熟當地彝族禮俗的條件下，才能真正理解彝文獻所述內容的含義。略感遺憾的是，儘管整理、翻譯黔西北彝文獻的工作已取得了許多成效，¹⁴但彝文獻的研究、利用方面卻不夠深入，¹⁵尚須更多的有識之士予以關注。

註釋：

¹ 即貴州省西北部，本文所指的黔西北大致相當於清代大定府的範圍，包括今天的整個畢節地區以及六盤水市的一部分。

² 參見溫春來，《彝威與漢威——明清黔西北的土司制度與則溪制度》，中山大學2002年博士論文，頁21-34。

³ 參見丁文江，〈《爨文叢刻》自序〉，《地理學報》，2卷4期。1980年代，著名彝學家馬學良組織人力，在《爨文叢刻》的基礎上經過改、補、增、減、換、調，編成《增訂爨文叢刻》，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⁴ 參見王繼超，〈功在千秋：將福祉留給後世〉，載《民族團結》，1997年，第11期。這些書籍主要是改革開放後由貴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

⁵ 我在黔西北地區做調查時，許多人都告訴我家傳彝書被成堆銷毀的事。

⁶ 《彝族創世志》，（譜牒志二）（重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頁317-318。這節譜系中克迫默與德阿木間有斷代，但有的譜系則沒有斷代，如與烏撒同屬布系的古苦俄勾君長的世系為：「布祖慕克克，一世慕克克，二世克迫默，三世迫默卓，四世卓魯謨……」載《西南彝志》（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94），卷7，頁14。

⁷ 《彝族源流》（第24-27卷），（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98），頁97-105。

⁸ 《彝族源流》（第17-20卷），（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94），頁19-28。

⁹ 參見李平凡，〈論彝族古代的女土官〉，載《貴州彝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 ¹⁰ 〈君代母系〉，載於《增訂爨文叢刻》，上冊（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 ¹¹ 〈關於母系的敘述〉，載於《西南彝志》，第7-8卷。
- ¹² 〈關於母系的敘述〉，載於《西南彝志》，第7-8卷。
- ¹³ 《（彝族）楊氏支譜》（畢節），1955年翻印本，畢節地區彝文翻譯組藏，翻譯組組長王繼超先生慷慨讓我複印全書，在此深表謝意。
- ¹⁴ 這些工作主要是由畢節地區彝文翻譯組完成的，許多彝族知識分子懷著對本族歷史文化的熱愛，在物質條件極為艱苦的情況下整理、翻譯、出版了大量的彝族文獻。
- ¹⁵ 例如，彝文獻中有許多直接表達族別觀念與認同意識的材料，但幾乎所有研究彝族認同的學者都忽略了它們；一些研究者利用對音的方法將彝書中的人物對應於漢文獻中的人物時也不夠審慎；又如，有些彝文譜系用父子聯名制的形式記錄了上百代甚至好幾百代祖先，儘管這些譜書的成書時間不會早於明代，但不少研究者在對譜系產生的時間及背景缺乏瞭解，又沒有相關漢文獻與考古材料印證的情況下，便草率地假定父子聯名制形成於母系社會時代，完善於父系氏族時代，接著使用「代數X每代平均時間（如20或25年）」的辦法來確定年代，認定彝族的信史至少已有一萬四、五千年。

活動消息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講座系列之二十二

台灣客家研究之近況

張維安教授
台灣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院長

日期：二零零四年七月四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十一時至十二時三十分
地點：中山大學人類學講學廳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研究中心
主辦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合辦